

“双忠联”轶事

■贾丹华

张冲，原名张绅，字淮南，是民国时期的传奇人物。1904年2月出生於浙江省乐清茗屿乡（今北白象镇）垟头村。

张冲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牵线人，为了促进国共合作、团结抗日而奔走效劳，鞠躬尽瘁，不幸英年早逝，周恩来深为哀悼，除了在《新华日报》发表《悼张淮南先生》一文，他亲自参加追悼会，对张冲在团结抗战中的作用，给予了充分肯定评价。

1997年9月，乐清市政协编纂、出版了《乐清文史资料》第十一辑《张淮南先生骨灰移葬纪念专辑》。

张冲（淮南）嫡孙张俭若（原任职于乐清市司法局）和我均曾是乐清市政协委员，是好友。当年，我担任乐清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，遵张俭若（律师）之嘱，为张淮南之墓撰联。我撰联后觉得此联非同小可，必须由与张淮南生前关系密切的老人书写，于是通过南怀瑾先生向张冲生前好友陈立夫求赐墨宝。时年98岁高龄的陈立夫遵南怀瑾之嘱，欣然命笔，为其好友张冲之墓题写了一副对联：

狮山巍峙故园埋忠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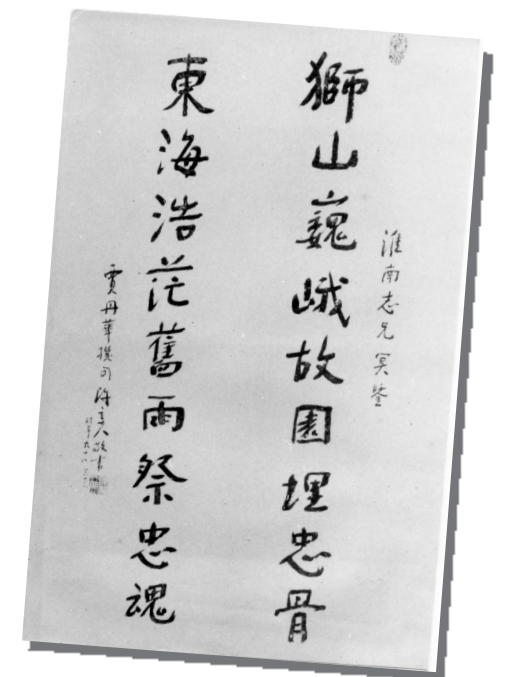
东海浩茫旧雨祭忠魂

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从陈立夫手迹中发现，他手书的这副对联中，存在一处令人诧异且十分有趣的“笔误”。上、下联的第八个字，均是“忠”字，致使此联对仗欠妥，于是变成了古今罕见的“双忠联”。陈立夫当时虽已98岁，但他身心康健、思路清晰（从他这道劲有力的手迹中亦可窥见其一斑），怎么竟将上联中的“埋义骨”误写成“埋忠骨”呢？这样致使这副对联的对仗不工整了，实在令人疑惑不解。此后的一次，我曾经趁与南怀瑾先生晤面的机会，带着此“双忠联”，恳求南师转请其旧雨陈立夫拨冗重写此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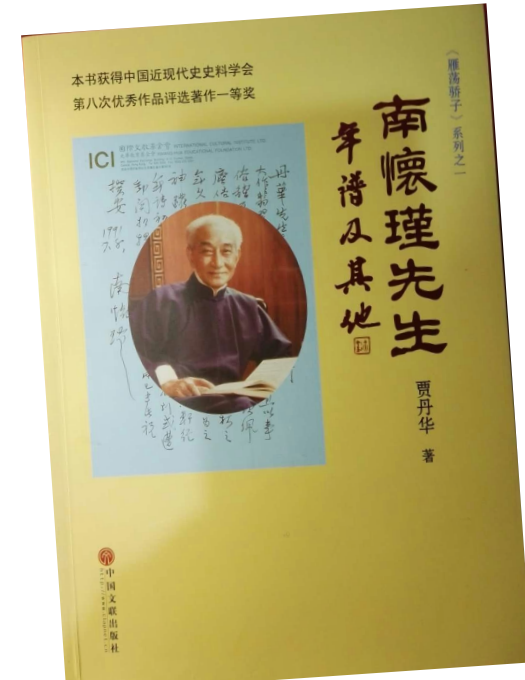
南师仔细审阅了这副对联，沉吟了片刻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诗人太天真了，你以为陈老头子将这个字眼写错了？他这个国民党元老，与老蒋共个鼻孔透气，办事和写字一样，一竖一横，端端正正，都蛮认真的，从来不会潦草的。陈老头子是张冲（淮南）的老朋友，虽然也主张中国统一，反对分裂，但我估计他决不会完全听命于你丹华的统战意图去书写，也不会再按你丹华追求完美的需求而修正的。否则，你们不会骂他们是国民党顽固派了。陈老头子这张字眼，你看他写错了，但他可能不会认错。个中原因，可以意会，但不可言传……”南师神秘地笑了一声。我于是改口说：“那老师您就请他补写一个大小相似的‘义’字吧，得手后，我将用它把上联这个‘忠’字贴盖住就可以了。”南师微笑着回答道：“丹华，你勿太执著了！顽固的陈老头子决不会改错的。这副‘双忠联’，你看它不成体统，实却别有有趣，我觉得陈老头子不是无意的笔误。你好好保存着吧！”

经世事洞明、人情练达的南师一点拨，我才恍然大悟，联想到南师曾在《乐清老幼文康活动中心赠言》中，也隐合着一个疑似“别字”。我于是乘机当面提请南师斟酌，是否可以《赠言》中的那个“情”字改为“诚”字？南师笑而不答，婉示拒改。我从南师暗示的神色中，才顿悟个中寓有禅机，不禁用右手狠拍脑门，茅塞顿开，开心地笑了。

临别时，风趣的南师还以诙谐的语气嘱咐道：“错印的一枚邮票价值连城，你这副难得的‘双忠联’带回去，好好保管着，几十年后就会变成文物，珍贵兮珍贵呀。也许它会让你个穷诗人发点小财，将来还可以用这笔钱财再出版几本著作哩！”憨态可掬的“贾诗人”被谈笑风生的“真大师”幽默得热泪滂沱。



陈立夫题联手迹。



和谐之家。陈尚云 摄

走亲戚

■林新华

日月轮回，昼夜更替，不知不觉眼下又至岁末腊月。

人总是爱回忆的，那是人的天性。

不像现代人终年穿着皮靴，套着袜筒，穿的光鲜，吃的新鲜，过不过年没多大区别。回溯三四十 年前，情景与现在大为不同。那时候干得累，吃得苦，穿得烂，但也有一种环境的自然美，人际的和谐美，社会的朴素美，劳动的苦中美。大凡没有经历过的人，是无法体悟的。

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，在长期的农耕社会进程中，形成了独具特色、辉煌璀璨的地域和节日文化。四季八节中当数春节最隆重最悠久，持续时间最长。忙碌了一年的农人，到了腊月，便进入了休养生息的时期，拿出一年的积蓄，备好吃的穿的用的，单等过大年了。

温州人重亲情，不光有女婿携礼品看丈人丈母娘的，还有外甥看娘舅、内侄看姑妈姑父的风俗。那时候大多数人家 里穷，子女多，过了正月初一后按习俗走亲戚，但父母很少会同时带上几个子女去，这是个考虑给亲戚带来不必要的经济负担，所以在多个兄弟姊妹中轮流着走亲戚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孩子盼头最急切的是过大年，只有过年才有玩有吃的，高高兴兴，一扫平时愁苦的阴霾。而且有机会踏出家门和村庄，随父母走亲戚去。

想起走亲戚，脑海里荡漾着兴奋和清晰的记忆。那时候有三户亲戚是必走的：柳市包宅的外婆，父亲住在北白象万家下厝的大姑妈和住在温州的二姑妈。走亲戚不光吃好穿好玩好，还能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，所以兄弟姐妹都争着去，但父母只能凭自己所喜和子女所愿，挑着一个或者轮流着走。

在我七八岁时，父亲春节带我去看外婆，当时没有船，只能步行去。从白石凤凰到柳市包宅，要依次经过白石的下印村，湖头的店后、鲤舍和荷岙村，然后穿过柳市西洋村，方达包宅村。我跟着父亲，大多数路程沿着狭窄的河岸上走，在低洼不平的泥路上踩着跟跟跄跄的碎步。父亲步子大，常常一下子将我甩在后头四五十米处，之后回过头来招手喊我：“快跟上来，别摔倒！”听见父亲的叫声，我气喘吁吁一路小跑赶了上来。此刻，父亲不是慢下脚步就是仁立着等候，深情地注视着我。

纵横交织、蜿蜒绵长的河流甚为壮观，宽宽的河面在阳光的映衬下波光粼粼；一望无垠但冬收后仍焕发出生机盎然的千畴百陌，在幼小的心灵里是如此的震撼和新奇。冷冷 的风一阵阵地拂过面颊，小牙不禁嗤嗤地打着颤，脖子不由自主地伸缩着；但想起快到外婆家，一股韧劲和勇气，使脚下像生了一股风似地轻快起来。

绕过一座座静静的村，踏过一条条或平或拱的石桥，湾湾的河汊，边上挺立着遮天蔽日的大榕树，只有这些古榕树，悄悄地倾诉着村庄的过去和未来。公鸡此起彼伏的啼叫和一阵阵的大吠声，声声入耳，驱散了我孤单的心寂路程。

如此停停歇歇，走走跑跑，两小时光景到了外婆家。外婆喜出望外，捧着我的手嘘寒问暖。吃过点心后，我摺下生怯的心，在布厂巷里到处悠逛。有一回迷了路，还是外婆他们找回的。现在还能想象出当时迷路时的害怕窘境。

夜深了，隐隐约约地从远处传来哒哒哒的机动船的声响，我马上竖起耳朵，仔细地聆听着这种神秘、陌生的声音。哒哒哒声从远至近，由弱至强，再由强变弱，慢慢地远去，消失在静谧的夜空中。我 好想时光凝固在那一刻，好想再听听那从来没听过的哒哒声。不，对于我来讲，几乎是一首美妙绝伦的音乐。

回想起来都觉得自己当时很好笑，现在的哒哒声，是人家避之不及的令人生厌的噪声污染。

外婆好吃好玩的招待着我，过了一两夜，父亲带我回家了，我还真有点不舍。后来我哥带过我一次。哥手脚灵敏，在外婆的仓廩里捉了一只乱窜的老鼠，乐得外婆拍着手掌笑得合不上嘴来。多年后

还常常提起捉鼠的事。

温州人过去春节走亲戚，按习俗，打上一刀肉，有钱的大手的人家，一刀肉就大点，大概八九斤重，另加一甑松糕，俗称松糕肉。随着时代和观念的变化，这个礼节早已不成文了。

有一年春节，父亲要带我去温州城里看他二姑妈去，我高兴得手舞足蹈。第二天，父亲拎着“松糕肉”，起了个摸黑的五更天，叫上早已约好的橹船的人。我与父亲坐在侧摆的小替船上，木桨发出吱吱清脆而又有节奏的声响，河面传来河水被桨击打飞溅而起的哗哗声。天，渐渐地发亮，远方的山，近处的屋，岸上的树，都浓浓地倒映在河面上，又缓缓地向后消退。一小时后到了北白象，其时天已大亮。我与父亲匆忙换乘由北白象去垟头港口的轮船。轮船机器发出的轰鸣声，依然令人兴奋和着迷。约摸一小时，船已到垟头，因为要赶轮渡时间，父亲拎着我的手，匆忙小跑，穿过河汊一条两三百米远的小路，已到江口码头。抬头一见：雾蒙蒙的江面望不到尽头，四条轮船前后二艘，用粗 壮的铁链并排固定着，大概这样可以抗风浪；前面有一条带动力的牵引轮船，稳稳地停靠在码头。行色匆匆的人，有争着抢座位的，有呼儿唤女的，有悠闲地站在船头看景致的，乱而有序，静中有闹。

浊黄的江水一个浪头紧接着一个汹涌的浪头，拍打着大江中片叶的船，不时卷起一层层白色的浪花。江面被轮船犁开一条长长的白花花的留尾。我看着既新奇又心惊。

船里人很多，坐不下的人都站着，被颠簸的船晃动着，一个佝偻的老人被摇得厉害，不时地碰撞着身边的人。父亲见状，毫不迟疑地给老人让座，老人推让着，拗不过父亲的坚持。老人用感激的眼光目不转睛地瞅着父亲。我也向父亲让了座，父亲将我搂在怀里，摩挲着我的头。我歪过脸去打量着父亲，一向对子女严厉、苛求的父亲，此刻充满着慈祥 and 一股柔情侠骨，显得尤其的楚楚动人。

未到一小时，轮船靠了岸，父亲怕我走失，紧紧地攥着我的手，漫步在温州城最繁华的解放街。说是最繁华最宽大的街，也不过七八米宽的光景，与现在的街景、什物比较起来，确有天壤之别。父亲像数家珍般向我唠叨着：“这是温州最大的百货公司，这是温州最高的楼，那是什么……”

父亲牵着我进了一间食品店，问了许多礼品的名称与价格，最后眼光落在柿饼上，称了六七 个，尚不到一市斤，递了一个给我，然后嘱咐店主将柿饼扎成一个纸篷礼包，小心翼翼地放进盛装礼品的竹篮里。我盯着那些见都没见过的食品，肚子一下子好像饿了许多，不断地嚼咽着口水。

出了店铺，父亲又携着我往前走。当时温州城里还没有出租车，也没有三轮车，连公交车也很鲜见，城里人出行只骑自行车或徒步。我一边哑巴哑巴地啃着黏着白色石膏粉的柿饼，一边摇头晃脑地牵着父亲的手，一边傻愣愣地东张西望，对这个大千世界充满了好奇。

走出解放街，一片旷野的对面，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趴在一辆叫不出名的什么东西上，像一颗流星，像一阵风，一闪而过。我张大了嘴巴，瞪大了惊讶的眼光，半天才扭过头来问父亲：“爸，这是什么东西，好快呀，是人吗？”父亲迷茫地摇摇头。后来才知道那是一辆摩托车，而且是一辆最简单最慢速的摩托车，我们没见过，也没有速度对比，所以才会看上去像飞一样的快。

光阴荏苒，时过境迁，转眼间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外婆走了，父亲离开我也两年了，我也从过去的一个稚孩步入到中年。当今社会发展一日千里，旧时的景物只有在记忆里寻寻觅觅了。但在闲暇时，独处时，呷茶时，孤闷时，拂去记忆的封尘，打开脑海的闸门，让记忆深处那些美好的有趣的事物倾闻而泻，此时，嘴角泛起一丝丝惬意的甜蜜的幸福的笑。



「书味」

天真的遇见

■应瑾

谈及诗歌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，恐怕烙在心里最深刻的、最熟悉的 是唐诗。小时候背得滚瓜烂熟的几首，长大了敲入心扉的几句。那么，如何去遇见唐诗呢？和它的相遇，你是否感到新奇而幸运呢？在这个快节奏而不断向前跑的时代中，我们往往容易对渴求的事物囫 圇吞枣，不自知在人生的拐角处丢失了诗意。此刻，不妨和我一起来《中国妈妈的唐诗课》这本书中听一听快快和她妈妈的对话，来到这别具特色的唐诗课堂，或许你能在这里遇见被遗忘很久的美的影子，收获那来自最初的、最纯真的感动。

中国唐诗之独一无二，用词的精淮温润，格律所包涵的音乐美让人辗转徘徊，在漫长历史中培养出的是延绵不断的文人气质，直至现在，更多带给我们的可能就是 对诗词之美的欣赏，对丰富意境的揣测，以及一种去不掉的民族情怀。与其他关于诗歌的读本不同的是，《中国妈妈的唐诗课》为我们展现的不仅是一首首意蕴深厚、淡墨晕染的唐诗，或是加上一些文人名家的精辟解析，它还带来了那关于唐诗的，一次次妙趣横生的亲子对话。跟随书中轻盈而真挚的语言，我们能够快速地进入到诗的情境中去，带着一颗天然的好奇心，去追问，去探寻。在唐诗的世界中，绵绵春雨诉说着新生的喜悦，千里秋月遥寄着故人的情思，一景一物都如此可爱，都期待着与你的双眸相遇。

这是一堂堂让人难以产生距离感的唐诗课，不论身为读者的你处于哪一个年龄段，都能生出一股力量，去唤醒你心中那一片最真实的，去走进唐诗世界的热望。人们总是说背诗枯燥，殊不知诗歌实则来源于这个世界最天真的那一面，甚至让人愿意去相信，作诗本应是孩子的事，孩子才是最好的诗人。他们写诗，简单就如“雨中山果落，灯下草虫鸣”，简单就如“迟日白日晚，袅袅秋 风生”。这是多么普通，甚至不值一提的场景。但却是那么美，那么令人陶醉。大自然从来不动声色，诗人用一颗纤细的心将美好的感觉带给我们，而我们可以选择去细细聆听，让自己的心去与它们对话，去还原诗歌本身应有的那份天真。

遇见每一首唐诗，意味着遇见每一个崭新的自己。在未知面前，我们都只是如这个世界的孩童一般，从一开始的懵懵懂懂，到求知解惑，恍然大悟而后付诸会心一笑。在这本书中，我也只愿变作一个简简单单的孩子，用以往不同的视角再次去看待一些在诗歌中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。例如当读到《登幽州台歌》时，母子俩探讨着“孤独”的话题。“妈妈，孤独就是怕黑。就是灯关了，什么啊看不见。”“对，孤独就是面对内心的黑暗，面对环境的黑暗，面对社会的黑暗。”就是这么平常质朴的语句，无比直观的描述，可读来却是如此的贴切，让人难以用其他的表达去替换它。作者在展现这些对话的同时，能够非常精准地把握孩子和妈妈的不同心理，在两个角色之间切换自如，口语化的叙述十分生动真实，既营造了温馨和谐的氛围，又能够达到教授和传达知识的目的。书中所塑造的中国妈妈给予了自己的孩子充分的尊重，让孩子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想法，能够对于所提出的疑问给出恰当的解答和帮 助，在诗歌面前，他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悟，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分享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对于现代家庭教育方法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。

与唐诗遇见，是一次次天真的遇见。放下些多余的包袱，试着像个孩子一样去感受吧。你体会到的这种感觉，可能就是心头忽然掠过一缕极淡极淡的风，却正是触碰到了你珍贵的极细微的情感。一句诗，仿佛是沉睡在岁月里一千年，终于有了光亮然后马上消失。你却不禁为此滚下热泪。

